



老味道·新体悟

一日三餐,看似平常,其实酸甜苦辣、个中滋味只有自己体味。当一种食物、一道菜肴成为老味道时,我们尝到的可能不仅是手艺的传承,更是历经风霜的人生百味。

■辨味说: 老式月饼

□龙虹平

月色如练,轻洒故乡的每一寸土地,给这方水土披上了一层柔和而神秘的银纱。夜深,万籁俱寂之时,心中那份对家的思念便如潮水般涌来,而那份最深的眷恋,总与“月色故乡明,饼是老味香”紧紧相连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中,月饼以其独特的姿态占据了中秋佳节的一席之地。五彩斑斓的包装袋,仿佛是节日的盛装,每一款都试图以最耀眼的方式吸引着过往行人的目光。月饼口味有甜味、咸味、咸甜味、麻辣味;内馅有五仁、豆沙、玫瑰、莲蓉、冰糖、白果、肉松、黑芝麻、火腿等等,它们如同一个个小小的艺术品,让人在挑选间不禁感叹口味的多元化。

然而在这纷繁复杂的月饼世界中,总有一种味道能穿越时光的长廊,直击心灵深处,那便是老味道,是记忆中故乡的味道。它不在于包装的华丽,也不在于创新的独特,而在于那份质朴与纯粹,是儿时中秋夜,一家人围坐桌旁共享的那块简单却温暖的月饼。

记得那年,我在超市的月饼专柜前忙碌,那是一个被金黄色光辉轻抚、弥漫着甜蜜与温情的季节。不同于如今超市里五光十色、品种繁多的月饼专柜,那时的货架虽简约,却每一样都透着匠人的精心与对古老传统的虔诚守护。我站在那方寸之间,手持刀叉,化身传递幸福的小使者,轻轻地将一块块圆润饱满的月饼切开,邀请每一位路过的顾客共赴这场味蕾的盛宴。

老式月饼,是我手中最引以为傲的佳作。它们外表朴素无华,切开后,那层层叠叠的酥皮一触即碎,露出色泽诱人、香甜不腻的馅料。特别是那经典的五仁馅,核桃的醇厚、杏仁的清新、瓜子仁的香脆、芝麻的醇香与花生的甘甜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味觉画卷。每一口都是对过去的回味、对家的深深思念,让人不禁沉醉其中,忘却尘世的烦恼。

每当有顾客被这股传统的香气吸引而驻足细赏时,我便微笑着递上一小块月饼。无需多言,那份纯粹的香甜自会替我说尽千言万语。看到他们闭眼细品,脸上绽放出满意的的笑容,那份成就与幸福便如同月饼的甜蜜一般,在心间缓缓流淌。

那段时光虽然简单而忙碌,却成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念头。那不仅仅是一次工作经历,更像是一场关于家、关于爱、关于传统文化的深刻体验。

如今,超市里的月饼“争奇斗艳”,而我更愿在这繁华之中,寻一份宁静,品一口老味道,让心灵回归最初的纯净与美好。月色依旧明亮,饼香依旧醇厚,它们共同编织着一个关于团圆、关于爱的故事。



七月的家乡,每家每户的屋顶上,都会有一盆蒙着细密绿纱的瓜豆酱,在灼热的阳光下静静发酵。我家二楼房顶,母亲也精心晒着一坛瓜豆酱,悄然酝酿着夏天独有的滋味。

儿时,那个炎炎夏日,母亲将煮熟后的黄豆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粉,小心翼翼地码在竹席上,让它发酵。待黄豆慢慢生出绿绒时,她眼里闪着温柔的光,轻轻将豆装入宽口坛子。随后切开沙甜多汁的大西瓜,用温暖的手掌细细捏碎瓜瓢,瓜汁跳跃到坛中,咕嘟咕嘟唱着欢快的歌,母亲的神情专注而虔诚。

在母亲的细心呵护下,瓜豆酱终于能吃了。她满心欢喜地开始炸,金黄的豆油泛起细密的气泡,酱入锅时迸发出欢快的“滋滋”声,香味瞬间扑鼻而来,飘满整个小院。母亲笑着掰开热腾腾的馒头,夹进一勺油亮

■传味记: 母亲的瓜豆酱

□赵娜

的炸酱,满眼慈爱地递给我。馒头边缘被红油浸透,我迫不及待地咬一口,香香的、咸咸的、鲜鲜的,阳光的味道在舌尖缭绕。看我喜欢吃,母亲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满足。

后来我离乡求学、工作成家,母亲的瓜豆酱成为我的心心念念。去年夏天,我想尝试复制母亲的瓜豆酱,便买来各种食材,严谨地遵循配方的克数,好不容易把酱晒好了。兴致勃勃地炸上一碗,味道却只咸不香,像一首变调的曲子,令我失望。

于是,我打电话向母亲求助,她笑着

那一刻,我深受触动。在更广阔的土地上,有无数像那位年轻人一样的新一代,他们不再认为新兴智能才是出路,而是将传承视为了不起的创业。他们用现代商业模式、共情思维和互联网的翅膀,为传统手艺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

那一天,我决定再次晒制瓜豆酱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,用心去感受黄豆的呼吸,带着爱在骄阳里搅拌坛中每一粒豆,让西瓜汁充分释放,耐心等待时间的酝酿。晒好的酱虽然并非百分百是母亲瓜豆酱的味道,但当我品尝它时,除了记忆中的咸香,还有自己的感悟:老味道的传承,会在一代代人的手中续写出更动人的篇章。

而今,厨房里那坛正在发酵的瓜豆酱,不仅是味觉的记忆,更是一个关于传承的承诺。这坛酱仿佛一座桥梁,一头连着母爱,一头连着日新月异的新时代。

■独味志: 专属老味道

□王国梁

我的父母特别喜欢吃粗粮,比如玉米面饼子。磨豆浆剩的豆渣,他们也会当作宝贝,用来做豆渣饼子。

我实在不能理解父母的口味。这个时代物资丰富,而且讲究粗粮细作,比如可以在玉米饼里放入甜蜜的小枣,或者做豆渣饼子时放点火腿、鸡肉之类的,口感应该会更好。可他们任何辅料都不加,说吃的就是那种老味道,里面有纯粹的香味。我尝一口他们所谓的“老味道”,简直难以下咽。口感粗糙,味道单调,细嚼还有苦涩之味。

我不爱吃父母钟情的老味道,正如孩子不爱吃我钟情的老味道一样。小城有几家小店,店名都叫“老味道”:老味道面馆、老味道饺子馆、老味道糕点店。这几家店都是老李开的。老李跟我同龄,是一位70后。当年他还是小李的时候,就开了一家老味道面馆。面馆里的面条特别好吃,就是我们小时候生病时才能吃到的“妈妈的味道”。做法非常简单,清汤面上撒一点葱花,再卧一个荷包蛋,看着都养眼。

后来,小李由面馆开到饺子馆和蛋糕

店,他也从小李升级为老李。老李的店,都是主打一个“老味道”,为的是给70后一份“专属”味道。我最喜欢老味道蛋糕店里的一款老蛋糕,味道跟我小时候母亲走亲戚时带的蛋糕味道一模一样。那个年代,一包蛋糕有8块,用褐色包装纸包着,再用一根细绳一绑,手指一提,就可以体体面面地走亲戚了。闻到那个味儿,我总要偷偷咽口水,多年如是,成了条件反射。老味道饺子馆的饺子,全都是家常味道,最简单的食材,最简单的做法,吃起来却味道十足,就像重回旧时光一样,总能唤醒一些记忆。老味道店里的顾客,多为70后和80后。有一次,我从老味道蛋糕店买回一些蛋糕,孩子尝了口,立即吐了出来,说难吃。看到孩子龇牙咧嘴的表情,我瞬间明白了,老味道是专属的。那些带着岁月味道的美食,专属于某一类人。

那次我在短视频看到有人在怀念80后喜欢的美食,包括大白兔奶糖、水果罐头、麦乳精、果丹皮之类的。转眼间,80后也有了属于他们的“老味道”,那些带有时代印记的食物,给一代人留下了永不磨灭

天刚蒙蒙亮,厨房里就传来轻微的声音。我还在被窝里半梦半醒,一股夹杂着葱花味的暖香,已悄然钻进鼻腔。这香味,仿佛晨雾中伸过来的一双熟悉的手,轻轻拨开了记忆的帘幕。

小时候放学,推开家门,迎接我的总是那股热气腾腾、香气扑鼻的饭味儿。妈妈系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裙,额角冒着细小的汗珠,脸上的笑意如同灶膛里的火苗,明亮又温暖。桌上那盘糖醋排骨,油亮亮、红彤彤的,稠厚的酱汁裹着炸得金黄的排骨,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。我连筷子都拿不稳,急切地夹起一块,酸甜的味道在嘴里一碰,牙齿轻轻咬下去,又嫩又滑,轻轻一抿就从骨头上脱离,满口生香,连骨头缝里都浸满了那滋味儿。妈妈就坐在对面,笑眯眯地看着我狼吞虎咽,她手里的筷子却一刻不停,悄悄把盘子里最厚实、最油亮的几块排骨,都扒拉到了我的碗里。那小小的碗,盛着的仿佛是她的心。

后来读书紧张起来,挑灯夜战成了家常便饭。厨房的灯,也总是陪着我书桌上的灯光亮着。尤其是冬天,寒气顺着窗户缝往里钻,手脚冰凉,我埋头写作业。妈妈不知何时端来一碗红枣银耳羹,轻轻放在桌角。雪白的银耳在琥珀色的汤里舒展开来,几颗胖乎乎的红枣沉浮其中,热气带着清甜直往



的痕迹。甚至连90后也有了“专属老味道”,辣条、泡泡糖、旺仔小馒头、干脆面等等。客观地说,这里面很多食物营养和口味都算不上好。可是食物的特性在于专属,所以才有“我之蜜糖彼之砒霜”之说。有些食物一些人爱到骨子里,另一些人却避之不及。可见味道是种神奇的感觉,掺杂着太多况味。

当一种味道成为“老味道”,就像一代人经历了岁月历练一样,开始固守某

种特定的生活模式。老味道的诱惑无法抵挡,并非因为其口味多么好,而是因为老味道里有故事和经历。我们品尝老味道,也是在反刍岁月。世间每种食物带给我们的,绝不仅仅是口味这样简单的感觉。食物陪伴我们走过的少年和青春时光,留下的与成长相关的故事,才是最深切的感受。

专属老味道里,有悠悠岁月情,有长长时光味。

■时味录: 灶台春秋

□彭胜发

上冒,一下子就把手身的寒气驱散了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,为了这碗羹,妈妈常常在星星还没落时就起床,守在炉灶边,等着银耳慢慢熬出胶,熬得软糯。她就那么安静地坐在旁边陪着,一碗碗温热的羹汤下肚,那份安静的陪伴,像一股暖流悄悄钻进心里,成了往后日子里抵挡风霜的一份底气。

再后来,离家远了,工作也忙了。每次电话里说要回去,妈妈总要细细地问:“想吃点啥?”推开家门,桌上总已摆得满满当当。那盘家常豆腐,必定在其中。煎得金黄的豆腐块,外皮有点酥,里面却是嫩嫩的,浇着喷香的酱汁,撒着翠绿的葱花,吃一口,还是熟悉的老味道。妈妈坐在旁边,手里的筷子像长了眼睛,不住地往我碗里夹菜,嘴里总念叨着:“多吃点,外面哪吃得这么顺口的……”她看我的眼神,专注又心疼,和当年看着那个狼吞虎咽的小丫头

时一模一样。日子虽然走远了,但她心里那份沉甸甸的牵挂,一点都没减轻。

如今,妈妈炖的排骨,我有时会特意多留些,冻在冰箱里。隔些日子拿出来热一热,白蒙蒙的热气升腾起来,恍惚间,又看见她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。日子久了才明白,这人间的酸甜苦辣咸,都能化作爱的刻度。它们就藏在一粥一饭里,是漫长岁月里最实在的温暖。脚步走得再远,只要闻到灶间那熟悉的味道,心就落定了——它总在提醒着,这人世间的烟火再深,也深不过母亲守着的那方锅台;天下的滋味再多,也抵不过家里那盘最寻常的菜里升腾着的恒久的温暖。

这饭菜里的爱,是日子蒸煮出来的滋味,是时光熬浓的牵挂。无论漂泊何处,那灶火煨熟的味道,早已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处。